

古龙经典作品集



护花铃

〔台湾〕古龙

第一十六章 笑傲生死

到了晚间，风漫天摆上一桌极为丰盛的酒菜，开怀畅饮，高谈阔论，谈的俱是些风花雪月，以及他生平得意之事。他口才极佳，说得当真令人忘倦，俱都忘了问他何时启程，可何处启程，他也绝口不提有关“分手”之事。

不知不觉间，更漏已残，风漫天突地端起酒壶，为南宫常恕等四人各斟满一杯，举杯说道：“长亭十里，终有一别，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风漫天再至江南，能见到各位如此风光霁月的朋友，实是高兴得很，只是聚日不多，别时已到，饮完了这杯送别之酒，风某便该去了。”

众人只当他货物尚未办齐，他这里该还有数日勾留，闻言不觉一震。

南宫夫人颤声道：“如此匆忙作什么，风大侠如不嫌弃，请再多留几日，徒我为风大侠再整治一些酒菜……”

鲁逸仙道：“正是正是，人生聚散无常，你我一别，不知何时再能相风，何不留在这里，再痛饮几杯雀开屏？”

风漫天微笑不答，举杯道：“请、请。”众人对望一眼，仰首一饮而尽。

南宫夫人目光深深凝注着南宫平，道：“风大侠好歹也等过了今日再走，今夜我好好做几样菜……”突觉头脑一阵晕眩，一句话竟然也说不下去！

刹那间人人都觉眼花缭乱，天旋转，面前的杯、盘、碗、筷都像是风车一样的旋转起来，南宫夫人心念一动，为之大骇，呼道：“平……儿……”站起身子，往南宫平走去。

风漫天仰天长笑道：“人生本如黄粱一梦，生生死死，聚聚散散，等闲事耳，各位俱是达人，怎地也有这许多儿女俗态，咄……”

“咄”字方自出口，只听一阵杯盏跌倒声，众人竟都倒了下去。

南宫平只觉眼重心眩，再也支持不住，模模糊糊，朦朦胧胧间，他只看见他慈母的忧郁悲哀的眼波，像十月的秋水一样……终于，他的灵魂与肉身，都深深地坠入无边的黑暗，有如死亡一般的黑暗！

诸神殿，这虚无缥缈的神秘之地，莫非只是聪明人用来欺骗世上愚人的一个骗局！

莫非世上根本就没“诸神殿”一地！

莫非“诸神殿”只是存在死亡中而已？

南宫平迷迷糊糊间到了一个岛屿，只见遍地俱是瑶花琼草，奇珍异果，闪亮的黄金，眩目的珠宝，满满铺了一地，他践踏着，就正如人们践踏泥土一样，绵羊与猛虎，共卧在一株梧桐树下，树上栖卧着一对美丽的凤凰，梧桐的叶子，却是整块的翠玉。

远处有一座高大的宫殿，白玉为阶，黄金作柱，金梁玉瓦

建成的殿背，高耸入云，几与天齐，来往的人群，也都是仙风道骨，不带半分烟火气，他恍恍惚惚地信步而行，突地见到他父母双亲也杂在人群中行走，大喜之下，狂奔而去。

哪知脚步竟忽然不能动弹，仿佛突然被人点住穴道，他又惊又急，苦苦挣扎，刹那间只见到所有的珍宝花果都变作了恶臭垃圾，往来的人群也都化为了毒蛇猛兽，梅吟雪、叶曼青、王素素、龙飞，以及父母双亲，都被数十条毒蛇紧紧缠住，毒蛇的眼睛，却忽然都变成郭玉霞含笑的秋波……

他用尽全身之力，大喝一声，奋然跃起……张开眼来，眼前却只有一盏孤灯，散发着柔和的光辉，四下水声潺潺，他举手一掠，满头冷汗，汗透重才知道方才只不过是一场恶梦。

转目望处，四壁萧然，只有一床、一几、双椅，高处有一房扇小小的窗户，窗上群星闪烁，原来他已睡了一天一夜，他定了定神，挣扎站起，只觉地面人住摇晃，再听到四下的流水，他才突然发觉，他已置身海上。

就在方才昏睡之间，他已远离了红尘，远离了亲人，远离了他生长的地方，所有他熟悉与深爱着的人们，此刻已到他远隔千里之外，而且时间每过一分，他和他们也就更远离一分。

一念至此，他只觉心胸欲裂，不禁悲从中来，突地重复坐下，热泪夺眶而出。难道他的生命真的从此便不再属于他自己了么？那岂非等于生命便从此结束？但父母师门之恩，俱都未报，红尘中他还要去做的事，更不知尚有多少？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突地伸手一抹泪痕，奋然长身而起，自语道：“我还要回去的，我还要回去的……”

突听门外朗声一笑，风漫天推门而入，道：“你还要回去

么？”

南宫平挺胸道：“正是！”

风漫天笑声一顿，长叹道：“好好，你有此志气也好！”他手持巨壶，脚步踉跄，酒意更浓。

南宫平虽然有许多话要想问他，但见了是如此神情，只得住口。过了半晌，海风突盛，强劲的风声，在船外呼啸而过，船行更急，却也更加摇晃。

但只有独腿的风漫天，在摇晃的船板上，却走得平平稳稳，他搬来许多酒食，与南宫平对坐而饮，转瞬间天光已亮，南宫平只听四下渐渐有了嘈杂的脚步与人语声，不时还夹着狮虎的吼声。

一线阳光，穿窗而入，风漫天突地长身而起，道：“随我来！”

两人一起出了船舱，南宫平一眼望去，只见海天极处，金光鳞鳞，四下天水相接，金光波囊，景色当真壮观已极，但般板上却是说不出的齷齪零乱。四下满堆着箱笼杂物，后桅边却放着一排铁笼，笼中的狮虎豺狼，俱已自箱中放了出来，一见生人，便不住怒吼跃跃，张牙舞爪。

一个消瘦而沉默的汉子，敞着衣襟，立在后梢掌舵，另一个矮小臃肿的汉子，穿着一身油腻的衣衫，满头癞疮，立在他嘻嘻丑笑。

南宫平一见此人，心中便有说不出的厌恶，渔人船夫，虽然穷困，但大多俱是明朗而洁净的，此人却是齷齪，又是猥琐，笑声更是刺耳难闻，他忍不住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

风漫天道：“伙夫。”

南宫平呆了一呆，想到今后自己要吃的饭菜，竟是此人怕做，胸口已不觉起一阵恶心，皱眉道：“怎么寻来如此人物？”

风漫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能寻着这些船夫，却已大非易事，纵是生长海面之人，又有谁愿意跟着陌生的船飘洋过海。”

南宫平道：“那么前辈你又是如何找来的。”

风漫天突然张手一招，那八哥便远远飞了过来，风漫天道：“叫七哥来。”那“八哥”咕咕叫道：“七哥，七哥……”低低飞了一圈。甲板突地掀起一块，一个黝黑的汉子，自船板下一跃而出。

南宫平目光转处，心头不禁又是一跳，原来此人生相更是奇特，身格矮短宽阔，有如棺材一般，背脊弯曲，头陷入肩，行动却是轻捷灵敏无比，轻轻一步，便已到了风漫天身前，面目之块恶，更是骇人听闻，獠牙阔口，下颌突出，有如野兽般激动鲁莽之色，垂首道：“主人有……有何吩咐？”语声嘶哑缓慢，口齿极是不清。

风漫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与他两人，乘着一艘独木之船，飘洋过海，来到江南此番回去，谁还愿意如此吃苦，何况又多了不知多少货物，自然要换只最大的船，自然要用许多船夫。”

南宫平道：“多少船夫？”

风漫天道：“莫约十一二人，你可要见见他们？”

南宫平连声道：“不用了！”他见到这野兽般的：七哥”与那癞头汉子，心中已是作呕，哪里还愿再看别人，转开目光，望向笼中的猛兽，只觉那狮虎豺狼虽然凶猛，却也比这两人看来顺眼得多。

这海船制作甚是坚固，只有一根船桅，确是难见的大船。

此刻船帆俱都张起，便连后樯也已帆，都被海风涨满，蓝天碧海，万里无云，南宫平初次来过这种海上生活，不两日便已渐渐将胸中的不快忘去，反而充满新奇之感，只恨不得早日到达目的地，完成责任，那时用尽千方百计，也要重回江南。

船上船夫、大形容古怪、面色阴沉，一个个不住以奇怪的目光，窥伺着南宫平，有如野兽窥伺猎物一般，完全不似海面常见的船人，南宫平心中不觉暗中起了警惕，但风漫天却满不在意。他每日清晨，阳光初升之际，都要站到船头，撮口长啸一番，直震得海天掀起波澜，除此之外，便是终日坐在舱中饮酒，而且言语越来越少，有时甚至终日不发一言。

他不但自己饮酒，而且每餐每饭，还要强劝南宫平喝上见杯他那葫芦里的烈酒，南宫平每次见到那癞子端来菜饭时，心头都觉得十分难受，不喝几杯烈酒，当真是食难下咽。

那癞子厨师当真醒醒已极，连脸都未曾洗过一次，幸好船上清水甚是珍贵，他菜又烧得极好，虽然人人厌恶于他，却还可容忍，他终日唯有痴痴呆呆，更似乎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，见到南宫平时，那咧嘴一笑，使得南宫平每次一听见他的笑声，就赶紧将目光转过一边。

船行数日，举目四望，仍是海天茫茫，见不到一片陆地。

南宫平忍不住问道：“不远了么？”

风漫天却只是冷冷回答：“到了你自会知道！”

船行越久，他脸色就越阴沉，酒也喝得越多，这自是大违常情之事，只因无论是谁，离家渐近，心里总该高兴的。

这一日风浪甚大，南宫平多喝了几杯，想起亲人，心头不觉甚是烦闷，悄悄出了舱门，走到船头，只见天上星群影入海

中，天水丰映，几乎令人分不出哪里是天，哪里是海。

他心神方觉一畅，突听甲板下传来一声痴笑，接着船板一阵轻响。

南宫平实是不愿见到此人，眉头一紧，身形闪动，轻轻掠至船舱旁的阴影中，只见两个船夫夹那癞子伙夫跃上船面。南宫平本待闪身入舱，见到这三人行迹仿佛十分鬼祟，心念一转，手掌一搭，全身隐没在船舱边的短檐下。

只见那两个船夫，一个身形枯瘦，身材灵便，名叫“金松”，另一人却是阴沉的舵手“赵振东”，这两人船上生涯俱都十分精到，在船夫中仿佛甚有权威，是以南宫平都认得。

金松一上船面，四望一眼，轻轻道：“缺点子！”

赵振东冷冷道：“你再去四面踩踩盘子，掌舵的不是并肩子！”

他两人出口竟是江湖黑话，南宫平不禁更是疑云起。

要知“缺点子”便是无人之意，“踩盘子”乃是探查，“并肩子”便是“朋友”，这几句话绿林豪强最是常用，南宫平虽非老江湖却也懂得。

金松果然展动身形，四下探查了一番，身形轻捷灵便，轻功竟似极有根基，“嗖”地自南宫平身侧掠过，摇头道：“没有动静，只有掌舵的那厢还在舱那边，而且伏在舵上，似已睡着了！”

赵振东微一颌首，将那癞子厨师拉到一堆货物下，那癞子跌跌撞撞，笑也笑不出来了。赵振东面色一沉，“嗖”地自靴里拔出了一柄解腕尖刀，在癞子面前一晃，阴恻恻笑道：“你要死要活？”

赵振东道：“要活就得听老子们的话，老实告诉你，老子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人物，你只要是在海面上混的，大概就听过老子们的听话，老子就是‘舟山海豹帮’的‘海豹’赵老大！”

那癞子不由一愣，苦着脸道：“大……大王何……吩咐小人都听话。”他一骇之下，话更说不清了。

赵振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谅你也不也不听！”自杯中取出一个纸包，接道：“明天给我漂漂亮亮地做一锅海带鸡汤，把这个一半下在汤里，一半混在饭里！”

那癞子颤声道：“鸡汤里不用放胡椒面的！”

赵振东笑骂道：“呆子，这不是胡椒，告诉你，这就是杀人的毒药，无论是谁，吃下半点立刻七窍流血而死。你记着千万不要将它放入口里，事成之后，老子们发了财，少不得也要分你一点，但你若走漏一点消息，老子们就要把你在卸八块，抛下海里鱼，知道了么？”

那癞子点头如捣蒜，连声应了。金松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小弟这几日暗地观察，这一票油水就足够我兄弟快乐半辈子，只是不伸那跛子跟那怪物有此扎手，那个漂漂亮亮的小白脸，手底下也有两下子。”

赵振东冷“哼”一声，道：“你当汪治、孙超、连那边掌舵的那死脸子李老三是好人么？我看这三人混上船来，也没有安着好心，八成也是黑道上的朋友，只是他们既然不是咱弟兄一路，明日索性连他们也做翻了算了！”

这两人轻言细语，直听得南宫平暗中心惊，心中暗道：“侥幸，天教我无意中窥破他们的阴谋，否则岂非要着了他们道儿。”

心念转动间，突听左面一声衣袂带风之声“嗖”地划过。

南宫平心头一惊，只见一条黑影一掠而来，冷冷道：“赵老大，你好狠心，连我兄弟你也要五起做翻喂鱼么？”

赵振东面色大变，翻身跃起，掌握尖刀，轻叱道：“谁？”

黑影中缓步走出一人，死眉死眼，长脚大手，面上不带半分表情，正是被赵振东暗中唤做“死脸子”的李老三。

赵振东、金松如临大敌，虎视眈眈，李老三神情却仍是呆呆板板，缓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癞皮狗，快把毒药拿出来。”

那癞子缩在笼间，当真有几分像是癞皮狗，赵振东道：“你先把命拿来！”刀光一闪，便要扑上前去。

李老三道：“且慢动手，要知我令你们交出毒药，并无恶意，那跛子是何等角色，岂是一包毒药就可以解决得了的，若是被他发觉，岂非打草惊蛇，坏了大事，快把毒药抛入海里，我自然另有好计来对付他们。”

赵振东果然停下脚步，但口中仍在发狠，道：“你是什么玩意，我‘海豹’赵老大要听你的！”

李老三冷冷道：“你不认得我么，我就是……”突然凑到赵振东耳边，轻轻说了几个字。

赵振东面色大变，身子一震，“当”地一声，连掌中的尖刀都落到地上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老人家怎……”

李老三道：“不要多话，快回到舱里睡觉，时候到了，我会通知你，你‘海豹帮’显然辛苦了一趟，我也不会亏待你们。”

赵振东道：“是，是……”拉起金松就走。

那癞子畏缩跟在后面，“李老三”突然一把抓起他臂膀，厉声道：“好大胆的杀胚，你当太他没有看出你是什么变的么！”

拿命来!”右掌一扬，立掌如刀，“喇”地一掌，癩子天灵直劈而下!

南宫平心中大奇：“难道这癩子也是个角色!”

那癩子却早已吓得瘫在地上，只见“李老三”一掌已将震破他头顶天灵，他却仍然动也不动，哪知“李老三”掌势突地一顿，只是在癩子肩头轻轻一拍，道：“不要怕，我只是试试你的，去吧!”

他无论做什么事，面上都丝毫不动声色，话一说完，转身回到舵边。那癩子爬起来爬下舱板，目光却在有心无意之间，望了望南宫平隐身的短檐。

南宫平不禁又是一惊，只听船舱上一只才能热闹跑过，他方才只当那癩子发现他行藏，哪知那癩子只不过是看到了老鼠而已。

南宫平哑然一笑，见到上下再无人影，轻轻掠下，一手拉开船舱之门，方待闪身而入……

哪知他目光一抬，黑暗中竟赫然有一双发亮的眼睛，瞬也不瞬地紧盯他，仿佛早已船舱门后，等着他进来似的。

南宫平一惊之下，双掌一错，护胸防身，只见面前的不过只是那怪物“七哥”而已。

南宫平又惊又奇，忖道：“难道这怪物也听到方才那些话么?”怎地他却不动声色!”大步走入，找着风漫天，只见他仍在灯下喝酒，他从不睡觉，也不吃饭，老天吃饭，老天生下他来，仿佛只是为了喝酒的。

他头也不回，缓缓道：“还没有睡么)可是要喝两杯?”

南宫平沉声道：“前辈若再喝酒，以后只怕永远喝不成

了！”

风漫天朗声一笑，道：“世上竟当真会有能令老夫喝不成酒的事么？如此说来，我倒当真要听上一听！话说完，又满满喝了一口。

南宫平道：“前辈可知道船上的船夫，全是杀人越货的海盗么？”他一口气将方才所见所闻全都说了出来。

哪知风漫天却全然不动声色，南宫平皱着眉道：“晚辈虽也未将这些恶贱放在心上，但既已知道他们的阴谋，好歹也该有所举动……”

风漫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当我不知道么！自他们踏上此船那一刻开始，我便知道这些人里全无一个好人，只有那癞子痴痴呆呆，并非他们一路，是以我才要癞子做伙夫。但我犹自放心不下，早已在酒中下了可解百毒之药，是以我每餐都要你喝上几杯，便是防他一手，至于他们若要动武，哈哈，那便是他们死期到了。你看我终日饮酒，当我真的醉了？”

南宫平暗叹一声，道：“前辈之能，当真非人能及……”

风漫天大笑截口道：“我不过年老成精，看得较清楚而已，你若是到了我这样年纪，便知道世上的阴谋诡计俱都可笑得很，只是……那李老三看来倒是个角色，却不知道他是什么变的……”

南宫平道：“此人必定大有来历，但在前辈你的面前，只怕他也难施展了！”他此刻以风漫天已是心钦佩，绝非故意奉承。

风漫天大笑道：“不管他有什么来历，他要姓赵的那厮不要在酒菜中下毒，倒是聪明得很，无论是多高明的迷药，无论他下在何物之中，老夫若是看他不出，便算枉活这七八十年

了！”

南宫平道：“前辈难道不准备揭破他们的阴谋么？”

风漫天道：“我每日长啸，便是为了要唬住他们，否则他们只怕早已动手了，若是揭破阴谋，杀了他们，还有什么人来作船上的苦工。”他仰天一笑，道：“这帮恶人遇着老夫，只怕是合当倒霉了。”

南宫平心中突地一动，凛然道：“前辈货单上最后一项，难道便是要以他们充数么？”

风漫天笑道：“正是，我早知会有人自动送上门来，是以绝不费心去找，到了地头……到了地头……”笑声突地停顿，又痛饮起来。

南宫平暗叹一声，只觉这老人既是可敬，又是可怕，目光转处，只见他双眉突地紧紧皱在一处，心中竟似甚是忧闷，一杯接一杯，不住痛饮，忽又回过头来，道：“老夫生平惟有一件憾事，你可知道那是什么事？”

南宫平摇头道：“不知。”

风漫天“吧”地一声，将掌中巨觥，重重放在桌上，长叹道：“老夫生平憾事，便是饮酒不醉，便是终日不断地喝，仍是清清楚楚当真是可悲可叹。”

南宫平大奇道：“千杯不醉，是为海量，乃是人人羡慕之事，有什么可悲可叹？”

风漫天道：“常言道：‘一醉解千愁’，世人饮酒，十之八九，多是为了消愁解忧。古往今来，圣贤豪杰，英雄诗人，有几个逃得开这个‘酒’字，便是为了人人心中俱有烦闷之事，‘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！’那曹阿瞞虽是大奸巨恶，这句话却是说得对

的。那谪仙诗人李太白说得更妙，‘劝君更进一杯酒，与尔同消万古愁！’哈哈，万古愁，哈哈，好一个万古愁！这三字一个字便值得喝上一杯！”

他拿起巨觥，连尽三杯，方自接口道：“世人饮酒，俱是为了消愁，量浅之人喝上一点，便能将忧愁浑然忘却，岂非大妙，海量之人，久饮不醉，既费金钱，又耗时间，已是大大不幸，若似老夫这般，永远喝它不醉，更是不幸了，岂非可叹之事！”

这一番言论，南宫平真是闻所未闻，不禁大笑道：“话虽如此说法，但老前辈一生英雄，名满天下，晚来更能隐于武林中人心目中的天堂乐土‘诸神之殿’可说是福寿双全，却又为了什么定要以酒消愁？”

风漫天呆呆地愣了半晌，喃喃道：“诸神之殿，诸神之殿……”突地挥手苦笑叹道：“我已有酒作伴，你去睡吧！”

南宫平直到入睡以前，心里还在奇怪，不知道风漫为何如此愁苦。第二日他上到船面，只见赵振东、金松，以及那“李老三”等人仍是照常做事，他自然也装作糊涂，但心中却又不禁为这些人的命运悲叹。要在他生长大富之家，幼有才子之名，长有英雄之誉。可说是个天之骄子，是以悲天悯人之心，便分外浓厚。

风漫天索性连日来的长啸都免却了，酒喝得更凶，南宫平见他精神似乎日渐萎靡，心头忧郁日渐沉重，就正好那笼中狮虎一样。

要知海上食物清水最是珍贵，自无足够的饮食供给狮虎，再加以浪大船摇，狮虎豺狼虽是陆上之雄，到了海上，却也不惯，几日下来，这一群猛兽早已被折磨得无精打采，威风尽失，

就连吼声听来是有气无力。

南宫天看看风漫天，看看这一群猛兽，不禁为之叹息。

四面仍是海天茫茫，连船舶的影子都看不到，人海自是极深了。“李老三”面如死水，坐在船边，拿了根钓竿钓起鱼来。到了黄昏，风漫天拿着葫芦上了舢板，倚在舢板上看他钓鱼，似乎看得津津有味。

南宫平笑道：“大海中钓鱼，可钓得着么？”

风漫天道：“只要有饵抛下水去，多少总会有一两条鱼来上钩的！”

话声未了，“李老三”钓竿一扬，果然钓上一条鱼来，满身细鳞，微带红色。

风漫天叹道：“这条鱼正是海鱼中最称美味的‘红鱼’，下酒最是佳妙，只可惜没有令堂那样的妙手烹调而已。

提到南宫夫人，南宫平神色不禁一阵黯然，但瞬即展颜笑道：“在下的手艺，却也不差哩。”

风漫天在喜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南宫平笑道：“自是真的！”他为了要为这老人暂解愁绪，竟真的拿过那尾鲜鱼下舱做起菜来。

要知“烹饪”一道，其中亦有极深的功夫，极大的学问，火候、刀法、佐料，有一样差错一点，味道就大不相同。但南宫平天资绝顶，不但诗词书画，一学便精，就做菜，竟也无师自通。风漫天兴高采烈，看他做菜，那癩子直在痴痴呆笑。

片刻间便已做好，一条鱼端将出来，果然是色、香、味俱全，风漫天早已等不及了，一面喝酒，一面吃鱼，还未回到船舱，便已将鱼吃了大半，眼见一盘子里只剩下半段鱼尾，一个

鱼头，方自讪讪笑道：“你做的菜，你吃上一点！”

南宫平含笑夹起一段鱼尾，慢慢咀嚼，他看老人的笑容，心里也甚是开，风漫天回头一望，只见那怪物“七哥”也站在旁边咧嘴而笑，仿佛是羡慕，便含笑道：“你想吃么？鱼头拿去！”

那怪物“七哥”拿起鱼头，整个抛入口里，竟连皮带骨地大嚼起来，当真有如野兽一般。南宫平见了他的吃相，不禁暗中皱眉。

风漫天哈哈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有其和有其子，想不到你居然也烧得一手——”语声、笑声，突地一起顿住，他语声本自越说越响，有如纸鸢越放越高，此刻笑声突顿，有如纸鸢被人一刀斩断长线，又被狂风呼地卷走。

只见他双目圆睁，面色渐渐发青，突地狂吼一声：“不好！”“呼”地一掌，五指箕张，笔直向南宫平抓来！

南宫平惊愕之下，全然呆住。哪知风漫天一掌抓来，竟是劈手夺过了南宫平手中犹未完全吃净的半段鱼骨，厉喝道：“好畜生，老夫竟上了你的当了！”喝声凄厉，目眦皆张，手掌一扬，鱼骨“唰”地飞出，向立在船舱边、手中犹自拿着钓竿的“李老三”击去。

只听一缕尖风，破空而至！“李老三”阴阴一笑，掠开数尺。

“夺”地一，鱼骨全都嵌入舱板里，风漫天大喝道：“鱼中有毒！快动手将这班恶徒全都杀净！”铁拐一点，飞身而起。

“七哥”仰天长嗥一声，当真有如恶虎凶狼一般，十指箕张，抓向“海豹帮”中的一条汉子，那汉子早已被这一声狂嗥骇倒，竟然不知躲闪，被他一把抓住，十只手指，全都插入胸骨之

中，半声惨嗥未尽，已自气绝身死。

“七哥”随手一抖，将那人的心肝五脏俱都掏出，竟放到口中大嚼起来，只见他目闪凶光，满面鲜血，口中咀嚼有声，怪笑着扑向另一条汉子。

那汉子早已主裂胆寒，不敢回手，撒腿就跑，哪知，七哥一声怪笑完，突然两眼一翻，仰天跌倒，满口的鲜血，沿着嘴角流了出来。

南宫平一掌击毙了一条在汉，与“金松”交手方自一亦觉头脑晕眩，不能支持，心中暗道一声：“罢了！”他不愿落到这一群恶贱手中，身形一展，便要投海自绝！

哪知赵振东却突地一把拉住了他的腰带，狞笑道：“你想死得这么舒服么？真是做梦。”竟一把将他拉了回来，但他却也已不省人事了！

那边风漫天身形如风，扑向“李老三”，“李老三”见了他如此神情，如此武功，亦是暗暗心惊，不敢招架，闪身而退，口中却冷笑道：“老匹夫，你还不倒下！他身形虽快，风漫天更快得不可思议。巨掌一挥，闪电般抓住了：“李老三”的衣衫。

“李老三”大惊之下，全力前冲，只听“嘶”地一声，衣衫撕作两半。“李老三”心胆皆丧，头也不回，“噗”地跳下海中。

风漫天霍然转身，铁拐一点，便到一条彪形在大汉身前。这大汉身材极为魁梧，面容更是凶恶，在贼党中有“大力鬼”之称，此刻还妄想招架一阵，哪知风漫天伸手一抓，便已将他庞大的身子举起来，随手向外抛去，摔在船板之上。这大汉厉吼一声，天灵碎裂，脑浆直溅出五尺开外。

风漫天身形不停，扑向金松，他自知已中迷毒，便想将船